

字彙新編

甲戌春  
雲山龐  
北海題



# 惜字新編

太原寒世子編纂

## 關聖帝君惜字文

造化之祕一畫間。人事之宜六書備。君不聞結繩易治。天雨粟。又不聞倉頡成章。鬼墮淚。是知點畫共宜珍。詎可棄遺目罔視。吾今降乩醒世人。不憚勸拳臚訓誨。科名羣沐詩書澤。宦業均邀文史惠。自昔飲水不忘源。學士先應知寶貴。蚩蚩農桑子。識丁發蒙瞶。攘攘工賈儔。援筆通計會。未嫻隻字同。矇矓不曉粗文奚。應對少年延師課。讀時戶聞絃誦如。蝸嘒奚堪廢墨與。殘編飄零一任埋。塵穢時時檢點莫忘懷。在菟羅休自諉。舉手起之野馬場。投爐持作祝融餉。日計銖。月計兩。積功獲報正。溘瀆士紳世澤登。青雲農產哲嗣耀。鳳麟工擅異巧班。輪伍商茂雄資猗。頓均絕者似續。天者壽。窮者通。顯屈者伸。博稽誌載何紛紜。惜字神感亘古聞。桂宮寶訓懸鐘鼓。但視奉行怠與勤。不費多財善果蕢。福田滋殖努力耘。

## 倉聖惜字文

蓋天無文。則日月星辰無以昭其象。地無文。則山川河嶽無以顯其形。人無文。則禮

樂詩書無以效其用。是則星辰者。天之文也。河嶽者。地之文也。詩書者。人之文也。天無文。則天道不顯。地無文。則地道不彰。人無文。則人道無以序。古今無以昭。詩書無以傳。人之茫昧無知。雖至今猶自若也。吾深憫之。故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藉蟲蛇龜鳥之跡而成文。其爲用也。則假借指事。會意象形。轉註諧聲。名之曰字。其爲體也。則以水。火。木。金。土。五行生尅。行乎其間。名之曰字母。是字雖有萬殊。皆本五行而相配合者。當其時。雖無楮墨之利。而披蒲削竹。已遠勝乎結繩之世矣。其後毛錐管城。龍劑玉版。相繼而出。於是蝌蚪變而爲篆。隸變而爲正草。六經三傳。諸子百家。因之以傳。後世利之。而迢迢千里。音問可通。紛紛萬緒。贏餘可紀。獻治安之策。上可達於朝廷。呈祈禱之文。靈可通於天府。此字之功用。若何大也。卽今歐西化學格理。攸深。而於字跡一端。雖裂之極。細燼之極。微究其形迹。終不泯滅。所謂流傳萬世。永垂不朽者。非字也耶。乃世人不知敬惜。或以之糊窗。以之貼壁。或蹂躪於閨房。或踐踏於道路。以及斷簡殘編。取來以拭污垢。陳章報紙。搜來以裹銅元。種種褻瀆。難以枚舉。不知字乃天地精華所寄。朝野治亂所關。世無字。則萬事灰頽。人無字。則終身日暮。若字之爲用。洵屬至矣深矣。而吾之爲宇宙計者。亦良苦矣。人縱不思吾造字之艱。

獨不知字之有益於世。而忍輕之賤之乎。况輕賤字紙者。天地罰之。鬼神殛之。以輕賤之故。而罹如此凶災。又莫若愛之敬之。惜之重之。或規戒於朋友。或叮嚀於子弟。路途檢拾。焚於惜字之爐。街市收藏。擲於清流之內。使天地鬼神所欽重者。還於天地鬼神。聖賢仙佛所遺留者。還於聖賢仙佛。既以自律。又以誨人。若復出貲成會。請人代爲收拾。匪惟天地鬼神福之佑之。而其子孫之靈敏。世代之簪纓。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嗟乎。惜字甚易。而食報無窮。生其勉旃。

### 惜字文

佚名

蓋聞鳥跡蟲書。革結繩之樸陋。諧聲會意。開宇宙之光華。故代重典章。而人尊文字。載朝廷之制度。傳聖賢之心源。案牘判刑名。事關生死。篇章掇科第。境別雲泥。雁帛魚箋。達衷情於萬里。官文私照。憑契券於千年。抒敦詩說禮之才。寫諱武經文之略。商賈仗其計算。藝術賴以經營。成朝野並濟之猷。擅雅俗兼通之務。字之用非小。惜之功綦宏。奈有玩忽聖賢。藐茲文籍。朱書墨筆。殘蔑何堪。故紙新箋。棄捐勿顧。幸懲已往。速戒將來。勿爲楷抹之資。勿作包封之料。勿糊梢窗壁。勿覆蓋瓶罌。勿佐繡幃線樣之需。勿供藥鼎茶爐之爨。牆垣招貼。勿剝落溝渠。館肆標題。勿踐蹂街市。膳完

草稿勿嚼勿丟。閱過書函。勿搏勿撇。勿撚充燈草。勿搓作紙釘。勿棄扇頭破碎之詩。勿遺門對飄零之句。布帛圖記。勿縫入衣裳。簡策遺文。勿置在污穢。勿坐書箱經櫃。勿踏斷碣殘碑。勿投卷帙於榻牀。勿書名號於器皿。尺牘寸紙。或付長流。廢冊殘編。或埋淨土。倘能力行敬惜。自必上格蒼穹。報及乃躬。福流後裔。雖云一善。何啻千功。

勸惜字詩四首

王承敏

下而商賈上公卿 萬事紛紛筆下成 古聖洩靈神鬼泣 九天造化啓文明

兩目睜睜不識丁 多因褻字孽根深 回心悔過加珍惜 一點靈機聰又明

無涯功德不須錢 隨地隨時加愛憐 奉勸世人清夜想 文書除卻是誰先

片紙殘編須敬惜 休將字紙賣人錢 從來褻瀆干天譴 身患疲癯子不全

敬惜字紙七言絕句詩十六首

吉秉鈿

渾沌乾坤一代開 巍巍太昊創鴻裁 結繩廢去興書契 我國文明自此胎

考究形聲制作勤 有熊繼起煥人文 蔡倫造紙蒙恬筆 總讓倉公第一勳

文言白話兩相宜 字學流傳用取資 創造若無前聖作 六書開化究何時

連篇累牘重文壇 隻字單詞亦一般 功用無疆俾布菽 勸君莫作等閒看

寶貴時期愛護深	那須勸告費婆心	一逢明日黃花境	廢字殘書棄不禁
最宜注意在同胞	殘廢時期莫妄拋	省識斯文尊貴品	終須愛惜一心操
殘蠹公文滿笥餘	關心尊重聖人書	官廳提倡風行易	切勿輕拋任吏胥
採集新聞屬報家	編排文字作生涯	刪除稿紙須留意	莫類園丁掃落花
遞來翰札納盈筒	計簿終年積亦叢	不作銅元包裹用	責成端在主人翁
畢竟誰人字紙多	學生習字有專科	觀摩雖了毋輕棄	須聽先生惜字歌
力求善後早持籌	剖竹編成惜字箋	取價無多家置一	好將字紙此中投
市壁高懸惜字箱	零星俯拾好收藏	莫教掃地興嗟歎	遭徧行人踐踏殃
捐資集會泊鄉村	惜字標名古聖尊	僱得役夫勤服役	時收字紙向鑪燔
燼灰安置竭經營	江海歸墟量自宏	水火相乘欣既濟	到茲惜字告功成
休將惜字誚拘迂	後果前因總合符	浪擲文書同敝屣	一丁不識後人愚
收拾遺書矢志堅	崢嶸頭角子孫賢	千金難買居然獲	惜字原來勝惜錢

惜字五古一章

隨緣叟

飲水必思源。伐木須顧本。文字之於人。功用開混沌。事無論鉅細。非字易遭損。人無

論賢愚。非字難求。敏言貴是導師。壽夭是樞機。愛護與棄遺。天鑒報不遠。翳彼新學流。字亦攻朝晚。如何信手拋。與舊適相反。墮溷蝕雨風。青眼誰來阮。字既牖我衷。惜宜出誠悃。豈曰爲報施。誥誠及閨壺。一字值千金。迷途其速返。勿到禍臨頭。立脚愁不穩。哀哀勸同胞。敢以敬惜懇。

勸告惜字詩三絕

恨盒

廣告聲明貼市村 風吹雨打任飄零 飛翻字紙真堪惜 道德心腸應少存  
斯文掃地亦堪哀 旋舞隨風去復來 還有沿街垃圾桶 從無字紙不成堆  
敬神惜字眼前功 不費金錢獲福洪 奉勸同胞商學界 片言莫作耳邊風

惜字詩二首

楊典臣

飄零墨瀋雜泥沙 劫火摧燒剩幾車 隻字驚天曾雨粟 殘箋飛路等風花  
聖賢留跡拋青簡 牆壁無人護碧紗 灰送長流試回首 金波漾處走龍蛇

惜字歌

福州馬銀藩

文字造於倉頡。古聖費盡心力。字爲人間之寶。萬世萬代宜惜。近來印刷盛行。字紙沿途狼籍。或以包物糊窗。或向垃圾傾積。甚至賤踏脚底。揩檯抹穢。惡習雖有善社。

諸君。不時肩挑收拾。無如人心不古。漠然視爲泥物。敬告父老昆弟。各存方寸心術。惜字惜福相連。糟蹋非常罪孽。

普勸惜字詞

寒世子

嗟乎。世風澆薄。道德淪亡。至今日可謂已極。余每來往街市。或出入人家。關懷字紙。動輒傷神。莫名蓋滬上各處之垃圾堆中。注目計之。字紙確計十分之三。而報紙爲尤多。甚至有漂零於糞桶之中者。尤爲傷心之極。至隨風旋轉於途中。更爲無處無之。在家中者。則用報紙糊貼板壁。其更屬罪過者。凡放便桶之處。必靠近於板壁。是卽相並於報紙。嗚呼。余自有生以來。不過三十載。而在此二十年之內。世風之壞。竟有一日千里之勢。然勸者自勸。而犯者自犯。宜乎天災人禍。相繼而無已時也。茲述俚言二十首。用付排印。聊中悒鬱云。

大道凌夷天良泯 歐風東漸國粹傾 慨歎代重千金字 淪至今日痛漂零  
追憶混沌乾坤開 人類禽獸何異哉 結繩陋習今尙傳 以有文字列三才  
人生在世那多時 焉知往哲心理事 非有文字憑紀載 吾人安得法古師  
東西南北雖一天 縱橫相距奚萬里 若無文字傳法令 刑賞焉得及民間

文字利世不可言

倉祖功德齊蒼天

官文私據千年憑

萬里衷情在一箋

文字作用實難名

破天功德在佛經

沈淪苦海何時出

賴有文字傳法音

惜字延年聖訓垂

代有明文那忍擢

用者常念作者苦

物質宜珍况國粹

書籍經櫃聖神憑

坐臥均當倍加敬

試觀江海風浪時

播散字灰立見平

慢道文字物質成

當知精神同海深

焚灰藏土或沈水

字灰當知一樣敬

當今魔王應劫來

循業相從實堪哀

莫說輕字尙時髦

當知陰律不稍貸

天災人禍頻年臨

災劫步步愈加甚

孰知來根由人造

敝屣字紙一大因

逆流革俗固非易

請君隨時少留意

與其懶怠效時風

如何學舊佔便宜

惜字功德人可共

不論翁媪與兒童

隨地觸目皆可拾

何況創會及乃躬

勸君慷慨解囊金

古傳當仁不讓人

况復事半功效倍

利用功德賢子孫

報應從來終不爽

惜字功德更昭彰

寒門曾出沂國公

貧士因得吏部郎

惜字獲報筆難盡

應知拋棄罪亦深

瞽目損壽時所聞

水火瘟蝗因相侵

哀哉世風頽至今

廢弛惜字更傷心

悲我入世才卅年

痛彼潮流變蠻境

囊蒙大士降壇訓

汝本前身佛門人

緣爲惜字厥功偉

努力前程功無窮

人生輪迴剎那間。佛喻吾人爪上泥。若非善事冀稍挽。一失人身悔已遲。  
述成俚言二十行。請君靜心仔細嘗。捐錢躬行功同一。預卜天公報不爽。  
按文字一端。不但古聖精神之所寄。亦爲我國無上之精粹。慨自歐風東漸。崇尙  
物質。好時者屢以敬惜字紙爲腐陳不堪之舊腦筋。吁得養忘本。有何良心之可  
言哉。宜乎孝可非。而妻可共。無怪世風之壞。亦與災劫並重也。復次。曷思爾祖爾  
父之肖像。亦物質之一也。設若將爾祖爾父之肖像。亦棄置於糞穢之中。試問汝  
心爲何如耶。卽此亦可明敬惜字紙之原理矣。 寒世子又誌

一時勸人以口  
百世勸人以書

武進趙公申喬。虔奉文帝。普勸惜字。常郡舊習。用廢書包烟。裹燭心。公實力廣勸市民。其弊遂革。及撫浙時。諭草紙上印記。不許用字。後歷官戶部尚書。子熊詔。己丑狀元。

槎溪朱寧約。字士豐。留意八法。銳進未艾。康熙乙丑二月。微疾卒。其友羣集哭之。忽甦云。吾壽該四十二。以平日勤於學字。隨意焚燒。散棄其灰。不珍惜。陰司錄爲過。減去五年。故今卅七而終也。幸諸君識此事。毋輕忽字紙灰。言訖乃逝。

宋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曬。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我字紙之勤也。惜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生一男。遂名曾中。三元爲名相國。

金陵教門馬姓者。有妾被雷震死。既死人衆往觀。有手掣新鞋數隻。碎裂於前。其中字紙片片霉爛。蓋此婦平日以字紙襯鞋底。坐是遭天譴云。康熙壬寅年事也。

長洲彭瓏。順治己亥進士。任粵東長寧令。致仕後。信道愈篤。倡舉惜字放生等會。侵晨誦教經典。寒暑不輟。子定求。康熙丙辰會狀。甯求。壬戌探花。定求。孫啓豐。雍正丁未會狀。官兵部尚書。曾孫紹謙。乾隆丁卯舉人。紹觀。丁丑翰林。紹升。辛巳進

士尤樂善。刻善書十數種行世。後嗣昌熾。正未可量。

東晉一人。常以字紙拭几硯。擦垢穢。舉家患瘡。膿血枕席。經年猶不知省。仍以燃燈夜照。糊窗棗物。父子俱瞽。目其妻一夕以字紙燃燈。餘燼忘置牖間。夜半火起。房舍財物皆盡。父子俱焚死。

無錫顧鈺。乾隆丁未會試。入闈假寢。見一神人索卷。大書一惜字而去。及醒。題紙已到。文思沛然。首題乃子路共之二句。援筆立就。但覺篇太短。欲增不可得。乃卽初稿錄之。榜發中會元。始悟太翁平日勤於惜字之報也。

吳衡照讀功過格。慨然念傘扇各鋪。俱不免褻字之罪。尤可痛者。莫甚於點心店之糕上印字。一入咽喉。化爲何物。以予所見。市民業此者。絕少發蹟。殆由此歟。因刊數條勸世。是年中式。

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嘉定西門外有徐氏婦。往饒隴畔。忽爲暴雷震死。其子甫垂髫。亦爲雷火所焚而未死。擊其履粉粹。人爭拾視。則以字紙其其子之履也。

高壑菴數代惜字。每焚灰包好。擇埋淨土。一日因埋字掘地。得金數萬。有文曰天賜善人。

何吉。素不惜字。好以字紙抹桌糊窗。有人勸止者。反笑爲迂。一日。抹桌後。投於地。家僮誤掃入廁中。忽雷火入屋。摔吉與僮。震死廁前。吉背上有不敬聖賢穢褻字。紙硃書八字。此崇禎十一年六月事也。

吳槐。奉行功過格。倡惜字會。途中拾字。必淨洗焚化。官中書無子。力行不怠。後生一子。騏。夢文帝送來。少年發解聯捷。

昔有丁生。請仙呂祖降乩。極言吳下除夕。以石灰印門。寫字踐踏。大千天怒。則知以字磚墊路。慢褻之罪。尤大矣。

山西靳姓者。先在北京開煙鋪。見各鋪都用字號。致字紙拋棄。惻然不安。獨改用花樣爲記。由是以某花樣著名。每年獲息數倍。後往南省。開布皮氈雜貨鋪。俱用花樣。到處馳名。獲利遂大富。

嘉慶乙丑秋。杭城刻工金姓。病中被鬼攝去。見神如貴官像。神曰。汝穢褻字紙。法當刑責。金訴以術業在。是不得不爾。神曰。不然。汝當擦洗之際。所落字蹟。宜收置淨處。隨時焚送。汝乃灑棄階除。甚至污穢之中。無處不有。非褻字而何。金無詞。竟受責。迨醒。臀股痛甚。後之業刻字者。當以此爲前車之鑒。

魏銘母吳氏。素不用書本。作樣冊。鄰婦有用者。輒以素紙冊易之。年四十矣。無子。忽夢老嫗抱小兒。謂曰。汝命中乏子。以爾敬字紙。上帝命我賜爾佳兒。因生銘。官至三品。氏享壽九十八歲。

江北某生。年甫十五。已游泮。性總慧。見者皆以遠到期之。但每作文字。謄清後。卽將草稿嚼爛吐棄。任人踐踏。且羣居談笑時。往往喜用聖賢成語。巧供戲謔。至二十五歲。忽足心生疔。痛楚難禁。一日嚼爛其舌。細碎吐出而死。

昔有敬惜字紙者。佚其姓名。每行街巷。遇片紙隻字。必收回焚化。一日渡江。舟將行。見岸上有字一紙。卽令舟人維舟。獨登岸收之。回頭舟已覆矣。人俱溺死。而此人獨全。

陳封翁。分巡江右時。聞景德鎮窰戶。近日每於磁器上寫細字。鬥巧射利。相沿成習。破碎後。往往殘棄糞土中。翁下車。卽出示嚴禁。認真查訪。有不遵者。答之。遂終任。無敢市磁器上有字者。子恂。康熙甲戌進士。由翰林學士。仕至少宰。孫曾科甲相繼。有司士之責者。宜法之。

明王文恪公鰲。申文定公時。行虔奉。帝君惜字寶訓。能身體力行。逢人勸化。文

恪中會元。帝君現於闈中。文定中狀元。靈芝生於几上。二公文章相業。卓越千古。子孫科第不絕。

浦江令楊汝穀喜勸人惜字。聞者感化。邑中童子見遺字必拾之。至今公家惜字如故。子孫科甲不絕。

揚州西門外某每買破書字紙。用水搗爛。洗去墨蹟。造作白紙鞵底。貨賣護利。從未有人知者。一日雷雨交作。忽擊死路旁。其背負紙底一一盡行劈碎。後有人至其家。見字紙狼籍。方知作孽之報。

河南商城陳姓子家甚窶。患水癆。每日飲水數釜。入夜尤甚。無力延醫。自分必死。聞人說惜字報應至速。卽矍然帶病日拾字紙。歸則焚之。而投於河。未兩月其病若失。

清泉某甲貧老無家。日以收字紙爲事。數十年不倦。人或笑之曰。今生已矣。但願來世得生蔣解元家。蔣蓋富而鼎盛者也。一日蔣假寐。夢某入內室。醒而異之。適舉一子。使人覘某甲。則以是日死矣。命其子曰廷鑑。登乙卯賢書。

包勤年四十無子。因茹素放生。力行善事。數年卽舉一子。一日臥病。聞空中語云。

包勸宿世孽重。應乏嗣促壽。今以行善已處分五子。增壽四紀。若再敬惜字紙。許一子巍科。勤自是恪遵神訓。敬惜字蹟。後果如所言。

明季武昌富賈程應文。慳於財。中年一子癡而多疾。應文矍然自悟。廣行陰隲。尤敬惜字紙。收買殘書廢字。歲不下數百金。晚生一子。絕慧而癡疾者亦愈。且長厚以守其業。後四世饒裕。讀書入泮者接踵而起。

錢封翁。幼市油燭。與同行定議。不許各舖用字紙撚燭心。犯者察出重罰。行之良久。無背議者。子泰觀。康熙己未進士。孫經紳。雍正癸卯亞魁。

杭城汪姓。年五十無子。讀陰隲文。因至誠發願。建字紙會。立字紙爐。每月望日。約會友至廟。焚化一次。見磁有字。俱收埋淨土。行甫數年。連生二子。

道州李覺。自幼敬惜字紙。每見遺墜字紙。輒云罪過。拾而焚之。後以諸生鄉試。房師閱其文甚平。將欲棄置。忽聞空中語云。罪過。房師疑。復取細閱。無當意處。仍不薦。而空中又云。罪過。如是者三。房師曰。此人大有陰隲。非衡文者所能自主也。薦之。遂中。

陳元善。爲諸生時。典衣覓人。廣拾字紙。按斤酬價。每逢朔望。焚燒。灰埋淨土。二十

年如一日焉。後入闈。卷已遺棄。房官耳際。忽聞空中語曰。此敬惜字紙人也。宜細看。勿違天意。遂呈薦。獲中。次年聯捷。官吏部郎中。

福建典鋪小夥某。家貧甚。敬惜字紙。所得工錢。皆買淨紙。見鋪內字紙包物。卽用淨紙換之。焚送河中。主人嫌曠工。辭出之。回家見父。父親衣履不整。疑子流蕩。怒逐之。某遂乞食。仍拾字紙。一日行山中。瞥見石罅。彷彿有字蹟。啓石視之。則白鏹累累數百錠在焉。每錠上書已名。喜歸白父。運鏹至家。稱富室焉。

吳江唐某。常縫布袋大小二。出入繫腰間。見道途及牆縫字紙。必拾入袋中。又曾入寺。見字紙盈房。詢僧欲售。唐卽傾囊買歸。焚灰數石。每遇江船。託帶一石。置急流中。後聞江中有風水將覆舟者。祈禱莫應。惟將字灰灑去。立刻浪靜。唐壽九十。無疾而終。子孫顯貴。

蘇州張爾斌。敬惜字紙。年終火化。收字灰。投之江河。康熙辛未歲暮。囊灰置案側。明晨見灰囊燒盡。案脚已燬。夜夢帝君語曰。汝家應回祿。以汝惜字。故免於難。

# 惜穀新編

## 歐陽仙姑訓婦女惜五穀章

錄訓女寶箴

歐氏夫人續演寶箴。行行訓畢。五穀無文。補降此篇。婦女須研。嘔心鏤血。休說勞煩。人生天地。不食則斃。養命根源。得之地利。天生蒸民。何等勞神。日暄雨潤。萬物發生。田有嘉禾。鼓腹而歌。歲若稍歉。飢民卽多。所以國家。設立社倉。通行州縣。聊以禦荒。可見世閒。五穀爲先。和氏之璧。莫救顛連。人有珠玉。視爲寶物。一至荒年。不如五穀。山珍海味。固然奇異。那及五穀。常食不替。稼穡之好。稱爲至寶。歲若不登。民其餓殍。歷代聖明。治國有經。貴農重粟。以利民生。鐘鼎富貴。簪纓門第。五穀亂拋。慘報可畏。昔有某相。家人狂妄。廚後陰溝。流出白粲。鄰僧心寒。撈出曬乾。積成數石。可以供餐。後來相敗。潛居寺院。僧具盤飧。飯味不變。告以食粟。君家故物。相公聞之。爲之痛哭。由此取證。可知報應。貴家婦女。何不改性。所以五穀。鬼神屬目。糟蹋過多。必遭瘟疫。五雷劈身。子息凋零。凡在婦女。尤宜認真。胡爲今世。綱紀失次。惜福一言。無人謹誌。蠢婦無知。五穀亂揮。任意拋撒。不悟其非。在家時節。規矩欠缺。及至于歸。放蕩無別。

職主中饋。毫無敬畏。食或餒餘。隨手輕棄。炊米釜中。照察疏慵。設來女伴。談笑生風。儘其煮爛。儼若稀飯。撈取不清。餘則拋散。廚中各處。飯潑滿地。或傾米泔。絲毫不顧。抱兒喂飯。如同戲玩。滿地撒成。僅食其半。家稍殷實。米糧飼畜。畏犬喂猪。人不如物。或逢樂歲。粒米狼戾。不知愛惜。家家拋棄。或值延賓。賸飯殘羹。不肯檢點。拋付廁坑。釀酒開坊。可用雜糧。亦須謹慎。不可荒唐。如用穀米。造罪無比。腐爛成糟。傷天害理。舂碓磨麵。不知敬愛。跣去踏來。視爲習見。有等婦娘。洗濯衣裳。必用白麵。研爲粉漿。身體不潔。污穢難說。忍心暴殄。真真賤褻。各種踐踏。大家不察。相習成風。罔知擻節。曷思五穀。養命之源。一日乏食。難以生存。相彼小民。稼穡勞動。農家婦女。是過來人。終日忙碌。沾體塗足。兒女悲啼。不暇顧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敢怠荒。烝民乃粒。當春而耕。布穀聲聲。及時播種。入耳心驚。月至五六。雨澤滿足。父子嘻嘻。豐年可卜。設遇天時。旱澇失宜。通渠築壩。費盡心機。求雨求晴。哀我小星。隴頭禱祝。默冀神靈。旣登塲圃。農民歌舞。乃積乃倉。方酬勞苦。自春至冬。何日得鬆。一年苦況。各在心中。胡不思量。視爲尋常。從前辛苦。一旦遺忘。肆行無忌。拋擲滿地。天鑒在茲。不知敬畏。釀成大劫。年年收歉。饑饉流離。無時消滅。抉其弊由。都是女流。自己造孽。苦海沈浮。

吾非別人。文正拙荆。清朝理學。頗算知名。身爲宰相。驕侈弗尙。淡泊居家。兒女照樣。一顆一粒。靡不愛惜。豈爲空虛。有心蓄積。亦緣敬畏。不敢自棄。月滿則虧。小心翼翼。故吾持家。不尙奢華。識布紡績。勤慎無差。吾爲命婦。尙知精細。何況別人。安可大意。自絕於天。福祿削完。下場之苦。哀哉可憐。家常耗散。子孫飄蕩。墮在泥犁。永無他望。奉勸爾等。各宜猛省。在家在外。都要知警。每日三餐。自己承當。一顆白飯。檢拾親嘗。功過寶格。記得明白。一粒十功。並無差忒。出之污泥。以飼雛雞。或以淨洗。吞下更宜。積累有年。名列天仙。蓬萊閬苑。快樂無邊。兒女如意。照此做去。駟馬高車。代代榮貴。吾不多言。各宜勉旃。體得周備。不枉吾來。下壇詩曰

世風靡靡歎而今。五穀誰存愛惜心。勸爾坤流齊警覺。莫教孽重禍來臨。

曾文正公夫人歐陽仙姑略史。曾文正以理學名臣。身都將相。舉賢讓能。盪平髮捻。不伐不矜。周易所謂勞謙君子有終吉。文正有焉。歐陽夫人隨宦京外。不染官場氣習。起居服食。仍守儒素家風。鄉居之日。和妯娌。慈甥姪。黎明卽起。祭祀誠謹。崇儉戒奢。訓諸子以孝友勤學。于諸女妝奩甚薄。導以柔順耐勞。家法之善。爲海內縉紳軌範。讀文正家書自見。子紀澤奉使俄國。駐節英法義比等國。折衝樽

俎。修信睦隣。晏平仲。鄭子產之匹儔也。

勸惜五穀文

佚名

夫人一日不食則飢。飢不得食。雖慈母不能保其子。明君不能有其民。蓋食爲民天。人非五穀。未有不道殣相望。溝壑相藉者。故五穀之名。登於六府。其利出於三農。八政以食貨居首。五行惟稼穡是甘。自古聖君賢相。無不重農惜粟者。皆以其爲民命所關。與養生所重已耳。夫碎粒遺珠。雞鼠猶能惜福。殘膏剩果。鳥獸亦解養饑。胡乃有四體而不勤。有五穀而不分。恣情踐踏。弗思粒食之艱。任意拋殘。罔識田家之苦。米行牙儉。富室工婢。其尤甚者焉。豈知火耨水耕。粒粒無非汗血。凶年飢歲。顆顆盡是珠璣。飲其水而思源。日獲善報。得其養而忘本。必爲不祥。晉仲堪拾遺粒於席間。官高祿厚。宋王黼任流飯於溝內。絕食遭刑。天鑒不爽。人心其可昧乎。總之。不有米粟。食從何來。不敬五穀。身從何養。司馬公惜米有銘。應遵爲訓。少蒿師敬穀有說。可奉爲箴。曬圃礮場。狼戾必掃。勿以善小而不爲。廚房竈室。顆粒必收。勿謂無用而便棄。斯則粥飯之來處。必思其難。饑饉之兇荒。可免於戾矣。奉勸世人。常存愛惜。區區之意。願共鑒之。

勸敬惜字紙五穀

蓉湖愚者

救劫須求天怒回。先從字穀兩般推。一心敬惜天顏霽。災退還看集福來。  
註一念暴殄。天卽震怒。一念敬惜。天必歡喜。天心轉怒爲喜。豈不足以弭災救劫耶。

世人暴殄罪彌天。刻刻留心祿壽綿。閒暇工夫莫虛度。好從此處種心田。

註世人有一點空工夫。何弗敬惜字紙五穀。自求多福耶。

要識文字須敬字。其中果報本分明。勸君處處勤收拾。發貴根苗在子孫。

註若要子孫識字。必先自己惜字。一定之理。

從來惜字譬燒香。不惜何能免禍殃。牆脚灰堆尋仔細。延年降福叶康強。

註諺云。字紙惜一張。譬如燒炷香。切勿虛度光陰。誤此良機。

五穀由來不可輕。雖拋半粒也心驚。倘然忽略多狼籍。試聽天雷霹靂聲。

註小兒拋棄習慣。造孽折福。莫此爲甚。爲家長者切記之。

荒歉難求飯一餐。如何遺棄許多般。勸君時刻加珍重。莫待飢來懊悔難。

註不惜五穀者。後來須防餓死。

王黼與一寺爲鄰。其宅溝中每日流出飯粒。皆雪色。寺僧拾取之。洗淨曬乾。積成數困。靖康中。金人入寇。黼以誤國獲罪。與家眷拘囚寺中。絕食。寺僧卽用前飯水浸蒸熟送食。老幼皆飢甚。食之惟覺甘美。僧指曰。此皆相國廚溝流出也。黼聞之不勝歎悔。曰。吾官宰相。使家人暴殄天物。若此。而我不知。今日必不免矣。尋卽伏誅。

丞相陳秀公與參政元公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於元曰。參政之疾。當卽痊矣。我雖小愈。非久於世者。元請其說。陳曰。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間羅列甕器甚多。上皆以青帛罨之。題曰。元參政香飯。我問其故。守者曰。元公自少至老。度食不能盡。則必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今元公由此更延壽十年。後數月而秀公死。元公果安享壽考。

明宜興北鄉吳文煥家小康。開米行酒行麵坊等業。人口衆多。生平愛惜米穀。另養貧寡老婦二人。專司打掃。收拾穀粒。每年得穀二石。卽用以買香敬神。嘗勸親友曰。吾等人家。但求人日平安。銀錢常用。則用。每年僱養貧老孤寡一二人。一年所費工食。不過二三十千。爲我惜無窮之福。且又養老。一舉兩善。樂得爲之。如

是者十餘年。財發數十萬。子少年登第。人皆以爲惜穀之報云。

明江西南昌府有農夫張老二。生平喜惜穀放生。鋤田時。遇有青蛙蝦蟆。恐其受傷。必捉而放之。草岸田中。見有狼籍穀穗。遺落顆粒。必令其幼子收拾。打掃淨盡。然後鋤田。旁人皆笑之。以爲那有許多工夫。收拾乎。張老二笑而應之曰。閻王出帖來請。雖無工夫。亦不得不去。我窮人樂得亡裏偷閑。做一點不費錢的好事。後家成小康。三子八孫。享壽一百零五歲。

江陰南鄉有王姓小兒。每吃飯。多拋棄飯粒於地。其母亦不爲照顧。忽一日。正在吃飯。雷聲大震。滿屋有硫黃氣。其母大驚訝之。卽向地上拾取飯粒。並令幼女同拾淨盡。雷聲方止。從此合家皆知敬惜。不敢拋棄米粒。

瞿永壽。販米爲業。乙卯歲。紹興米價昂貴。路中聞之。乃將田中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少頃黑雲忽起。雷聲大作。永壽知罪不免。因探腰間之錢。盡數以授同行者。囑令歸遺其母。作是語已。天忽開霽。因用穢水潤米。遂干。天怒。若非一念孝感。早斃雷斧之下矣。

湖廣民李甲。販牛爲業。每稻熟時。四更乘牛縱食。遠至數里外。人不能覺。且楚中

連年大稔。覺亦不甚究也。忽一日。雷雹迅擊。人牛俱死。背書縱牛害稼四字。蓋民以穀爲命。故天重之如此。

余里中有業藝如。光緒丙戌六月間。目見一農。被雷震死廁邊。觀者如堵。詢厥由來。乃將黃苧煑熟。付在廁中。俟其腐爛。用以肥田。故致于天譴也。故凡屬耐飢之物。均養命之資。况五穀也耶。

◀ 司馬溫公 ▶

四 必 箴

隻字必惜 貴之根也  
粒米必敬 富之源也  
片言必謹 福之基也  
微命必護 壽之本也

